

張發奎與抗日戰爭（上）

（本文插圖刊第2、3、43頁）

● 繆培基（中華民國前任駐黎巴嫩共和國大使，國立政治大學教授。）

黨內息爭出洋考察

國民革命軍北伐歷程中，國民黨中央對處理共產黨陰謀奪領導權問題意見分歧，導致寧漢兩政府對立。一九三二年五月復因汪兆銘企圖推翻蔣中正的黨、政、軍大權而出現寧粵兩政府抗衡。「九·一八」事變突發，日本侵佔我東北。黨內兩大派系為國難當前，共禦外患起見，才於十月廿七日在上海舉行「和平會議」商定寧粵兩政府同時撤銷，另組統一政府於南京。（十二月廿八日成立）

在派系由合而分，由分而合所激動的澎湃政潮中，擁有「鐵軍」實力而以驍勇善戰，威震全國的張發奎將軍捲入漩渦，而不能自拔，成為戲劇性的人物。汪兆銘以第四軍為政治資本，迭次試圖奪取黨政大權。張發奎受「改組派」中央委員的煽惑，與黨內外左傾份子的包圍，兩度舉兵反對南京國民政府。

統一政府組織完成後，派系鬥事平息。汪兆銘任行政院長，蔣中正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參謀總長，林森任國府主席。一九三二年七月九日

張發奎電汪院長懇辭第四軍軍長職，請准赴歐美考察軍事，並薦薛岳將軍繼任軍長。汪兆銘給假

出洋，發給旅費五萬元，張發奎所任軍長職不准辭，由師長吳奇偉暫代。八月六日汪辭行政院長，十月廿二日赴歐養病。在此期間，蔣委員長調張發奎為軍事參議院上將參議，而以吳奇偉實授第四軍軍長。張發奎偕夫人於同年十一月二日起程赴歐美考察軍事。先往英、法、德三國。一九三四年又由歐赴美參觀八個月，前後近三年。至一九三五年秋奉蔣委員長電召回國。

補習英語醫療胃疾

早在一九二四年六月間，先兄繆培堃（粵軍第一師第四團長）臥病廣州頤養園。六月十六日黃埔陸軍軍官學校舉行開學典禮。孫文大元帥親臨訓話。新任軍校教育長的第一師第三團團長鄧演達，與第二團（團長卓仁機）第三營營長張發奎於典禮畢後聯袂乘電船前來探問。我已於先一天由省立梅州中學畢業後兼程趕到侍疾。見鄧演達身材魁梧，穿長筒馬靴，神采奕奕；張發奎短小精幹，快言疾語。這是我初次認識兩位革命青年

軍官。他們給我深刻的印象。

八載已過，張將軍伉儷到英國時（一九三二年十一月），我在倫敦大學經濟政治學院已唸了兩年的書，特往拜訪。這位在汀泗橋、賀勝橋大破吳佩孚主力的「鐵軍」領袖，張發奎顯得溫文儒雅，平易近人；夫人劉景容女士端莊賢淑，操流利的英語，給我親切的接待。他們在倫敦市內賃一層樓居住，得我國駐英公使館秘書劉亦鐸（鐸）兄的週到照料，日常起居活動便利舒適。

張將軍到英後，即請留英同學鄭震宇兄補習英文，同時治療胃病。由駐英公使館介薦一位義大利籍著名胃腸科專家主治。將軍秉性爽朗，久以豪飲馳名。他自稱：「我對於酒之為物亦特有愛好。多飲不醉，成為軍中話柄。其實，我平時並不飲酒；不過，遇有良朋知己，或參加宴會時，酒興即起，相互交杯，從不後人。」（見張發奎將軍抗戰回憶記第三頁）證以他在淞滬抗戰時，上海聞人杜月笙贈送白蘭地酒一瓶，八年作戰中並未品嘗，保存至日本投降，在廣州接受敵軍華南司令官簽署降書後，才取出與同僚痛飲。可見張將軍非「酒徒」之類。治療半載，霍然而

愈。醫師囑他恢復平日飲食，無需禁忌。

一九三四年他到美國芝加哥市，醫生名亞倫者在家邀宴，把白蘭地倒滿可容半磅的玻璃杯，向張將軍挑戰。張豪氣橫溢，接過這大酒杯「如牛飲水一樣飲盡，安然不露醉狀。」（見回憶錄第二頁）

參觀軍艦首次凌空

一次，張將軍伉儷邀我和我的未婚妻伴遊英國大文豪莎士比亞的故鄉斯特拉福(Stratford-on Avon)。此著名小鎮位於泰晤士河上游的艾溫河(Avon)畔，保存第十六世紀的古香古色，房舍鱗次櫛比，河流蜿蜒如帶，小艇穿梭，雅潔清幽，景色如畫。旁有一座劇院，專演莎翁傑作。我們四人乘火車行一小時餘抵達。當晚觀賞名劇，宿一客棧，家具佈置悉如四百年前格式，令人油然而懷古幽情。翌日仍乘火車回倫敦，沿途欣賞碧草如茵，樹木亭亭的田野，心曠神怡。將軍健談，而且嗓大聲高，與緻來時，比手劃腳。車廂乘客側目而視，將軍坦然置之不理。

某日，留英學習民用航空的某君（已忘其名）邀請將軍及夫人往倫敦市外小型機場參觀飛行技藝。我偕未婚妻陪行。到達後，這位即將學成歸國的機師先乘雙葉單螺旋槳的小飛機凌空表演一次，然後請張將軍登機，隨即飛上雲層，忽升忽降，忽快忽慢，翻轉機身多次，令人慌目驚心。著陸後，我這青年學生受好奇心驅使，亦奮不顧身，躍入機艙，綁緊腰腿，隨機翱翔。經過幾次上下翻轉，覺得心臟跳躍，頭昏眼花，幸得安

全降落。大家都很高興。這是張將軍生平首次在空中飛行，極表愉快。張夫人和我的未婚妻則畏縮搖頭，不敢嘗試。

我政府選派的海軍軍官學校畢業生林祥光、高如峯等四人在英海軍見習。慕張將軍威名，聯袂專程來倫敦拜訪，面邀往南部樸茨茅斯軍港參觀英國巡洋艦。我陪同前往。張將軍登艦巡視一週。林、高二君詳細說明艦上各種武裝的性能，操作方法，訓練課程，以及海軍一般生活。然後在岸上軍官俱樂部設鷄尾酒會。艦長及高級官佐均參加。當晚又以晚餐款待。張將軍對英國海軍的光榮傳統極讚揚。

奉召返國準備抗日

張將軍自一九三二年冬出國考察至一九三五年秋，歷時近三載，見英、法、德、美等國的陸海空軍裝備優良，後動組織完善，軍事教育和技能都隨科學發展而雄飛突進，尤其德國的傘兵及裝甲部隊的嚴格訓練與紀律如鐵最感欽佩。在美見聞益多，耳目一新。領悟到過去的戰爭是平面的，今日的戰爭則是立體的。制空權決定勝敗，無空防則無國防。鑒於槍砲射擊力加強，與坦克車裝甲堅厚及運動之快速，以前北伐時期對敵陣正面衝鋒的戰術不可再用。將軍旅美時，油然而起學習空軍之志。惟經體格檢查發現不合標準而作罷。

一九三五年秋奉蔣委員長電召返抵上海，即往謁那時駐節成都的蔣公，報告出洋考察經過。蔣公問其欲做何事，張將軍表示，身為軍人，仍

願在軍聽候驅策。

一九三六年一月奉派為閩、浙、贛、皖四省邊區總指揮。同年冬調充蘇、浙邊區綏靖主任，負責構築國防工事，為將來在淞滬對日本作戰計畫中的準備工作。主任駐浙江省嘉興縣，主要任務是構築蘇、浙邊境自乍浦、嘉善、西塘鎮一線的防禦工程，以太湖、杭州灣為左右兩翼依托，並與左翼之蘇州福山鎮防禦工事連接。全部以鋼筋水泥混凝土構造。張將軍負此重責，縝密計畫，經常赴各地監督施工。恰好在「八·一三」淞滬抗日戰事爆發前一天趕築完成。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夜日本在河北省豐台駐軍突然攻擊我在盧溝橋隊伍，掀起中日兩國全面戰爭。同月卅一日張發奎奉緊急命令回到嘉興，積極準備預料中的淞滬抗戰。八月上旬又奉命立刻部署上海作戰我軍右翼。為先發制人起見，將歸他指揮的兩個師夜間衝枚疾走，密向上海推進，以李松山第五十五師進至浦東及右方沿海地帶，以阮肇昌第五十七師進至龍華附近。張將軍本人在南橋設指揮所。若作戰重點在左翼方面。阮師可隨時轉用於該方面。預期以攻勢行動先殲滅駐滬日軍，俾從海上增援之敵無法取得立足地位。部署既畢，靜候戰鼓擂動，出奇制勝。

淞滬會戰敵強我弱

八年抗戰期間，我軍與日軍共有廿二次會戰，而以淞滬大戰居首次。戰鬥地區包括虹口、楊樹浦、羅店、京滬沿線、京杭國道沿線，及南京附近。八月九日日本軍艦集中於黃浦江及長江口

，陸戰隊萬餘人在上海登陸。十三日展開大戰序幕。

最高統帥部下達我軍戰鬥序列：陳誠任前敵總指揮，張治中任左翼軍總司令，張發奎任右翼軍總司令，並以李松山及阮肇昌兩師，劉尚志第十師，張鑾基獨立旅，砲兵第二旅第二團編為第八集團軍，由張發奎兼任總司令。張即令李松山師移動至上海，所遺防務由張鑾基旅接替，以期適時策應張治中的右翼軍作戰。又令劉尚志師進至松江附近，為第八集團軍的總預備隊。

八月十三日敵我在上海的部隊發生接觸。我左翼軍開始攻擊。拼鬥數日，我軍無破壞堅固工事利器，且不爛市街戰。雖曾一度進至滙山碼頭，但無法摧破敵軍全部防線。我右翼軍在南市方面為外國租界所隔，浦東方面又受黃浦江之屏障，故戰況沈寂。惟左翼軍方面戰況激烈。張發奎盡力策應予以支援。除令阮師加入左翼軍作戰外，又以砲兵（只有山砲六門）在浦東之洋涇附近設置陣地襲擊敵之左側背，甚著效果。

廿二日敵增兵在寶山、獅子林登陸，向我左翼軍方面羅店、瀏河之線進攻。敵我雙方均以強大兵力展開陣地戰，異常劇烈。至是，我方原定以攻勢作戰計畫被迫改為守勢防禦的陣地戰。

最高統帥部認定上海市為軍事必爭之地，且為引起國際注目，務須確保。乃自後方源源投入大量兵力於淞滬戰場。京滬、滬杭兩鐵路火車運輸兵員彈藥，晝夜不停，以增援左翼軍。敵軍有現代化裝備，及高度戰術技能。其野戰砲兵配合海軍長程大砲，火力熾盛，從而取得優勢主動地

位。我軍則在戰壕裏，僅憑臨時構築的工事與拙劣裝備與敵搏鬥，故犧牲重大。

九月中旬後，敵後續部隊不斷到達。兵力增至廿餘萬人，砲三百餘門，戰車二百餘輛，飛機二百餘架。願欲速戰速決，一舉殲滅我野戰軍。面對此強敵，我左翼軍遂分為兩區，以薛岳將軍擔任左翼，朱紹良將軍擔任中央，與原有右翼聯繫。

左翼軍方面戰況漸趨不利。陣地次第失陷。被敵突破之點，迭次反攻，亦不能恢復。十月下旬敵以全力向我猛烈攻擊。我增援部隊由後方輸送至戰地，甫到就填入火線。敵掌握海權，兵艦自由運輸兵員登陸，復操制空權，其飛機羣自晨至暮不斷在我陣地上空偵察投彈，軍艦巨砲及陸上砲兵所發射的爆炸彈如雨點般飛來。我軍行動及整理補充只能在黑夜實施。

此外，戰地係一片平野，河流縱橫交錯，我軍通訊連絡大受限制，致指揮困難。

十月卅日左翼軍方面戰況到了極端不利的程度。突擊我大場陣地的敵軍已在兩處強渡蘇州河，造成上海地區的我軍側面和背面的嚴重威脅，似有從大場西方向我左右兩翼包抄之勢。正在萬分危急之際，擔任中央地區指揮的朱紹良將軍調任甘肅省政府主席，所遺任務由張發奎接替，（中央地區指揮胡宗南將軍的第九集團軍），右翼軍指揮則改由第十集團軍總司令劉建緒將軍負責。那時劉所率部隊正由杭州向前方徐徐推進。

十一月二日張發奎的中央指揮所由南橋移至龍華西側的北幹山，接近火線。張發奎到達時，

第一線部隊已陷入混亂狀態。渡過蘇州河的敵軍給我側背的威脅益形擴大，而我無預備隊可抽調應戰，後續的兵團則遲延未到。

日軍迂迴迫我退却

十一月五日敵採迂迴包抄戰術，以兩個師團的兵力突然在杭州灣金山衛、金公亭登陸，意圖切斷我在上海數十萬大軍的後路。我方在該地駐軍僅有步兵一營和砲兵一連，有如螳臂當車，未幾即被殲滅；而劉建緒第十集團軍行動遲緩，未能對敵適時夾擊。於是，敵軍以疾風掃秋葉之勢，長驅直指松江，而於九日佔領之。此時，我在淞滬大軍腹背受敵，情勢危急。最高統帥部乃下達「退却」命令。因通訊連絡不確實，致部隊陷於極度混亂，狼狽不堪。

退却命令於十一月八日未照正常指揮系統下達。九日部隊自前線開始撤退，任中央地區指揮官的張發奎未接預先指示，故不知前線部隊已奉到退却命令。適胡宗南將軍部下俞濟時將軍經過張發奎司令部門前。張發奎看見，問他到何處去。俞答：「已奉命撤退，難道總司令不知道嗎？」後來，胡宗南將軍才轉來書面命令，且經他拆閱過。如此，中央地區指揮官轄下各部隊先知上級意旨，不等待指揮官的指示就先行撤退。若非上級人員的慌亂，則是通訊連絡不確實。

張發奎向退却命令所指定的青浦轉進途中，見後撤的部隊完全混亂，毫無紀律，行進交叉，方向錯誤。指揮官不能掌握部隊，友軍誤會衝突。部隊尋不到自己長官的位置。散兵三五成羣，

肆意滋擾。當地居民扶老携幼，肩挑背負行李，紛紛向西方逃走。人聲沸騰，與軍隊混成一團，令人觸目傷心。

敵軍在國軍部隊後方緊追。張總司令到達青浦，尚無喘息時間作妥善部署，即被敵軍包圍（十一日）。那時松江已失守（九日）。張發奎奉令解除中央地區總司令的職責，回復右翼軍的指揮任職，但不能循滬杭路歸隊，迫得赴嘉善督師，而於十三日到達。親冒彈雨視察陣地，得悉保存國防工事圖表之人員，與掌管鑰匙的鄉保甲長均已逃避一空。部隊無法進入既設工事，且僅有一師裝備窳劣的兵力在暴露的土堆上構築臨時掩護濠溝，以抗拒日軍第十六師團與近衛旅團。在此狀況之下，十四日嘉善失守，十九日嘉興繼之淪陷。杭州震動。

左翼京滬線退却更形混亂。無一部隊作過有組織的抵抗，亦無一部隊能佔領陣地拒阻敵軍。吳縣、福山、錫澄兩線的既設陣地，也無兵力加以利用。故敵以破竹之勢，跨進這兩條到南京的道路。

上海撤守的教訓

淞滬會戰是日俄戰爭（一九〇四至〇五年）

以來的最大戰役。敵我兵力共約百餘萬人，作戰近三個月。我方遭受嚴重失敗，損失大量兵員與物資。但這次失敗使我們認識現代戰爭的特質，獲得許多經驗與教訓。

張發奎在檢討淞滬會戰經過時指出下列五點：

(一) 政略指導戰略：會戰初期，蔣委員長

在松江車站召集軍事會議，商討戰略問題。蔣夫人、宋子文、陳誠、白崇禧、孫元良、張發奎等出席。席上有兩種主張：其一，從軍事觀點，主張我軍在淞滬採取持久戰，以逐步抵抗消耗敵人，而保存我軍實力，俾能長期作戰。當時贊同此主張者頗多，張發奎是其中之一。其二，蔣夫人從政治方面考慮，認為若保衛上海二個月，可引起國際干涉和支助，故應不惜犧牲固守淞滬。對此提議，亦有人附和。蔣委員長乃採納後一意見，決定全力確保上海。

(二) 未能適時改變戰略：戰事初期我軍未能迅速行動，包圍殲滅上海之敵，亦不能防阻敵艦運兵在沿海地帶登陸。我方集中最精銳之三個師兵力，發動四次攻擊。雖曾一度進入滙山碼頭，但因敵增援部隊繼續到達，威脅我側翼而停止進攻。至五月初，我軍被迫改攻為守時，張發奎與左翼軍總司令張治中建議改採持久消耗戰略，抽調十個師兵力，預先佔領蘇、嘉、吳、福之既設陣地為第二抵抗線。惜未獲最高統帥部採納。於是，我方不斷把一師一師的部隊逐次開進火線。自八月十三日至十一月八日計先後增加之兵力達六十個師，仍無法轉敗為勝。死傷枕藉，損失重大，致國軍元氣大傷，影響國都之防衛。

不但如此，當敵突破我在蘆漢濱沿岸陣線後，我方已無增援部隊。十一月五日敵以兩個師團在我右翼之金山衛、金公亭同時登陸，九日陷松江，迂迴我淞滬陣地，我軍仍不主動轉移新陣地。直至情勢到最危急關頭，最高統帥部才下令全線撤退。誤失時機，致戰線動搖，部隊混亂，蒙

受鉅大損失。十一日青浦、白鶴港之線被敵攻破。於是，左翼兵團與中央兵團同時向吳、福線之既設陣地撤退。又因受敵機威脅，掌握困難。各部隊後退秩序更加混亂，致吳、福線亦失守。十一月廿五日無錫淪陷。我軍乃以一部沿京杭路向杭州移動，主力則向浙、皖、贛邊境退却。

(三) 不照正常指揮系統越級下達撤退命令：我軍於十一月九日由前線開始撤退，任中央地區兵團總司令張發奎竟不知前線部隊已經奉命撤退。這顯然是越級直接指揮，或因通訊連絡不够確實，不够快速。

(四) 國防工事未能利用：早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張發奎奉派任蘇浙邊區綏靖主任，負責構築國防工事，為準備將來對日本作戰之用。這條自乍浦經嘉善至西塘鎮的防禦線全部用鋼筋水泥澆凝土，在張將軍親自監督施工下，於「八·一三」淞滬戰事爆發前夕完成。最高統帥部對此工事並未直指派部隊管理，而僅責成當地保甲長保管，其鑰匙亦交給他們。致前線部隊退到時，各保甲長已在戰事緊急之際相率逃亡，沒有鑰匙，無法進入利用工事拒敵。故此良好陣地未發揮任何作用，殊堪痛惜！

(五) 日軍裝備現代化，軍官都有高度知識和技能。掌握制空權，任意在空中偵察，掃射，投彈；又握有制海權，其兵艦在沿海及長江運載部隊和軍需隨處登陸。艦上大口徑遠程巨砲可摧毀我軍防禦工事。其戰車利用平原地帶橫衝直撞。反觀我方，兵員數量超過敵軍，但來自各省之雜牌部隊，平素訓練不同，紀律嚴弛不一，多數

中外雜誌

知識不够水準。其衛國精神和抗敵意志雖高昂，但裝備窳拙，既缺乏砲隊，又無反戰車武器。在敵機自晨至晚梭巡偵察下，無法炊爨飲食，一切調動補充僅能在黑夜行之。加以通訊遲緩且多障礙，致大軍指揮極不靈活。濱江沿海的平原上作戰，有利於敵而不利於我，自不待言。總之，在上述各種條件之下。我軍實不應與敵決戰。

敵陷南京屠殺軍民

十一月下旬敵主力部隊沿京杭公路，另一部沿京滬鐵路，以鉗形攻勢向南京前進。最高統帥部原有意保衛首都；但淞滬會戰結果，我精銳部隊撤退的兵團數量上雖不少，惜殘破不堪，士氣消沉，戰力薄弱。在整補人馬、裝備、彈藥、給養以前，欲在南京外圍迎擊兩路夾攻的勁敵，顯

不可能。

最高統帥部在南京舉行軍事會議。唐生智自告奮勇，負起保衛國都的責任。張發奎被改派在太湖西岸之宜興方面指揮從廣西調來的廖磊兵團，在該地佔領一個側面陣地，以資策應。杭州方面的指揮責任則交第十集團軍總司令劉建緒接替。

當張發奎到達宜興時，敵軍已達武進（常州），江陰要塞亦已失陷。沿京杭路迅速推進之敵在吳興、安吉、泗安地區分別擊破了廖磊及劉湘兵團，而於十二月四日進至句容及秣陵關附近。

由於南京外圍我兵力脆弱，防禦組織不健全，故迎戰僅一週，國都即於十二月十二日淪陷。敵軍入城後，大肆屠殺，野蠻殘酷，史所罕見。我退却的兵團疲敝不堪，支離破碎，進入皖北及皖南地區，一面整理補充，一面從事游擊戰

。政府遷到武漢，並以後方重慶為陪都。

最高統帥部於一九三八年春改組作戰機構，成立戰時國防體制，把軍事、政治、內政、外交、軍令諸職權集中於軍委會，綜合處理。國軍戰鬥序列重新調整與部署。將全國畫分為六個戰區（123458）。派陳誠將軍為武漢衛戍總司令，元月十一日就職。

此時全國總兵力，除海、空軍外，共有二百一十個步兵師，三十五個步兵旅，十一個騎兵師，六個騎兵旅，十個砲兵旅，八個砲兵營，和其他特種部隊。軍需及民生工業陸續遷運至內地，繼續生產。這種新的國防態勢表示與日敵作持久戰的決心。張發奎於二月間奉令在長沙恢復編組第八集團軍的機構，同時擔任長江南岸及鄂東一帶的指揮職責。（未完待續）

聖文 叢書 民國人物新傳

費雲文 著
定價新臺幣叁佰元

本書係費雲文先生繼戴笠新傳之後又一精心傑作，要目有：吳佩孚新傳、陳獨秀新傳、汪精衛的悲劇、革命奇人張靜江、關麟徵的傳奇、國士典型陳布雷、陳大慶明達謙謹、當代名將邱清泉、模範軍人胡宗南、湯恩伯的一生、細說張國燾等篇，內容精彩，篇篇可讀。二十五開本，老五宋字，全書共伍百餘頁，定價新臺幣叁佰元，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祇收二百四十元。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